

書叢藝文代時

# 紅善藏

著平王

行發館書印務商

書叢藝文代時大

薇 薔 紅

著 平 亞 王

商 益 印 審 論 獨 行

中華民國二十九年十一月初版

◎(82141.3)

大時代文藝叢書 紅薔薇一冊

每册實價國幣伍角

外埠酌加運費補費

著作者 王長沙

亞南雲

正

發行人 王長沙

亞南雲

印書館

平五路館

版權所有究必印翻

發行所

商務印書館

分支館

重慶成都康定長沙衡陽邵陽貴陽  
常德桂林柳州昆明開平梅縣韶關  
南陽恩施萬縣策縣福州西安蘭州  
廬江香港新加坡澳門廣州海州

(本書校對者喻飛生)

呐喊

火焰曲

棕色的馬

血戰亭子山

紅髮姑娘

祖國的頌歌

五月的中國

女界蟲賊

民族的菌蟲

汨羅江水向東流

血的斗笠

湘北之戰

紅薔薇

# 紅薔薇(詩集)

呐喊

——朗誦詩——

是四萬萬五千萬人民的，  
在豐美的土地上，

不准有敵寇

漢奸立足！

要捕出去！

掃出去！

像垃圾樣捕出去！

不留一點渣滓！

對日寇屈膝的，

訂立賣國密約的，

想乞憐求和的，

都捕出去！

掃出去！

我們要團結，抗戰，

這是全中國人民的意志。

猛襲！

剝開他豬狗不食的心肝，

扯破他媚敵的眼皮！

中國

戰士的血，

人民的血，

無聲的，慷慨的，

流着，濺着，

江河的水紅了，

原野塗滿了鮮血。

呵呵！是爲了什麼！

神聖的解放，

自由。

誰敢說

誰有權，

能拍賣祖國的一撮土，

一莖草，

那就是祖國的叛徒，

人民的公敵。

看吧！一次不夠，

再來個澈底，

發電，開大會，

『舉一個例』，

廣州、上海、東京，

磨穿了皮鞋，

最後製造出

拍賣祖國的文契。

是多麼『寬大』呵！

比二十一條還苛毒，

近衛的聲明也不過如此。

全中國的人民，

決不能放鬆你！

更不能放鬆你的黨羽！

你們要乞和，

(無論翻什麼花樣，

骨子裏是一樣的。)

我們要打倒日寇，

抗戰到底，

驅逐你！

你也許夢想

成爲中國的佛郎哥，

可憐你只是一條是蟲，

一個沒有靈魂的奴隸。  
詩人！

揚起你的筆！

和萬千戰士攜手！

中國人民攜手！

一齊誅掉叛徒！

叛徒的主子——敵人！

## 火焰曲

耳邊聽得征戰的號聲，  
那號聲漲緊我底心絃。

飛舞吧！詩人的筆！

描繪出血淋淋的畫圖！

廣播吧！詩人的喇叭！

把敵偽的醜惡揭穿！

光榮的死呀！高亢的歌呀！

我朗誦馬雅科夫斯基的詩句，

那是十月革命的炬火：

我頌讚銀刀金馬爲希臘

革命而呐喊的詩聖拜倫；

還有爲抵抗真理的仇敵

在夜星的光波下飲彈而死的悲多斐

哟！

爲救援與叛徒鬪爭的西班牙

投進馬德里第一線的詩人們哟！

以你們火焰似的熱情與勇邁壯烈的行

火焰！火焰！火焰！  
簇新的亮耀的火焰，  
迅疾地猛烈地燃燒吧！  
你灼燒着中國的夜，  
灼燒着四萬萬五千萬人的血液。  
水翻起怒吼的浪潮，  
風卷起反抗的呼嘯，  
草野山林添一層新生的光彩。  
我舉起最光明的一隻火把  
從抗戰的第一夜  
榮耀的走上鬪爭的行列。

草鞋踏遍江南的田隴，山徑，  
多少次俄宿破落的老屋，  
星光下挨度淒苦的寒冷。

動，

創造了樸實的燦爛的詩篇，

縱然世界有一天會化爲桑田，

但你們的詩句永遠輝耀在人間。

歌唱吧！歌唱吧！歌唱吧！

『中國的詩人並沒有避難，』

爲祖國神聖的自由高歌，

用生命換取血寫的詩篇。

是值得驕傲的呀！

詩人最先武裝起自己，

在戰鬪的前哨譜出雄渾的音響，

是值得頌讚的呵！

詩人在被污辱的國土上，

爲驅逐仇敵執起鋼鐵似的筆。

誰是革命的酵母？

誰是民族的前衛？

誰的銳利的筆

雕塑了真理的碑石，  
誰的智慧的歌

留住了這一代偉大的史蹟？

火焰！火焰！火焰！

你迅疾地猛烈地狂燒吧！

我將跳入你的溶液里

高舉起亮耀的火炬

合唱着『光明的歌』猛進！猛進！

## 棕色的馬

——獻給父親——

呵：我永遠不會忘記——

你那赭色的鬃羽，

隨了嚶嚶的春風

在北方的草徑上飄飛。

繁星霎着眼睛的夏夜

母親辛勤地喂把你料草，

你清脆的嚼草聲

顯訴出驕傲的青春。

多少次，我放下韁繩

伴同你沿着阡陌歸來，

落日的奇耀喲！

漫過五月的麥田，農村。

當侵略者黑色的鐵蹄

驛進祖國的關山，  
你喝飲過的洛河岸頭  
也盪起腥臭的炮煙。

從那時就遠離了你，

鬪爭，在抗戰的烽火裏，  
在江南山隈的荆棘叢中，  
在蘆花垂開的錢塘江畔。

但你那駿麗的身影，  
蹄聲與歡躍的長鳴，  
像漠北叮咚的駝鈴

嘹亮在我的心間。

呵：你棕色的馬兒喲，你曉得

我爲你曾耽思過多少白晝與黑夜？

——生怕殘寇的血刃，

會割傷你纏鬃的鬃鬣。

「哥哥：是炮火轟燒的冬夜  
棕色馬，——父親騎牠馳上

沙邱的叢林，還帶去

先祖遺下的那支寶劍……」

這書柬我覽讀千遍，

你的英姿又活現在我的眼前，

從此，你自由的蹄聲

響動燕趙的原野。

你像一朵紅色的火雲，

挾着風濤的偉力

馳過麥隴，瓜田，高粱棵

向故鄉作悲壯的長嘯。

嘯聲和着父老的哀怨，

戰士的怒吼，遜河的喧騰。

抗戰的齒輪

又轉進兩個秋冬，

馬兒喲：你的鬃毛蒼老幾許？

炮火可曾灸焦你的眼睛？

你應小心父親的鐵鞭

在怒恨交流中，

「殺敵當先」——他不能再

讓你輕嚼青草，睡臥霜天的月明，

去吧！去吧！忠實的背負起你的主人，

殺退敵寇，衝進炮火的煙瘴，

雄立沙邱之頂，長鳴。

歌頌光復了的故鄉！

## 血戰亭子山

這兒兩個人不能並肩走•

江北的鎖鑰喲！

大武漢外圍的咽喉！

敵人十二次的猛攻

都在我們高速度的火力下敗退了•

山坡的石縫裏

填滿了敵軍的屍體，

（據說有四千名左右。）

每個民族戰士的心裏

悽切地吹過竹林；  
半天星斗

暗淡的照着亭子山，  
照着戰士的征衣。

一間中國式的小亭，  
屹立在山頂。

兩邊的峯巒

鐵臂樣伸張着，

茂密的草木叢裏

隱藏着山礮，機關槍，

無數的射擊手。

小徑蜿蜒的

直通山下稻田，

寫上勝利的歡喜，  
夜露濕了軍裝，  
槍托擦着山石。

等我們爬到半山，

四圍密集的槍彈

像狂妄的冰雹，

呐喊震動了山腰。

我們明白中了埋伏，

只有鎮靜地

在火網裏躲閃，還擊，

抓緊生命——槍！

死也不願後退！

經過兩刻鐘的血戰，

潮水樣的敵軍，

咆哮着奔下山坡。

五百個戰士

生還的祇有五個！

拖起受傷的營長，

在山口拉開了機槍

格格格格……格格格格……

敵人一個連一個，

前面的在槍聲裏倒下！

後面的又湧上來，

直到屍體堵塞住槍口，

機關槍被搶奪着，

胸前，手榴彈滴答的跳躍，

我們的生力軍也趕到。  
但他們又發癢的想着——

「趁星光正好，

何不給敵人一個奇襲？」

對面山頂上

傳來呢那支日本歌，

灰黑色的樹林中

閃耀出幾點煙火。

小溪停止歌唱，

山風護送着殘夜。

營長遞下命令——

「天明前奪回東面的山地！」

像白熱天大雨前的風

立刻吹爽戰士的心。

閉住氣摸下山路，

槍在手裏發笑，

胸前，手榴彈滴答的跳躍，

竹竿伸出手掌，

青石點頭歡送，

更大的消滅敵人——

熱望，在每個戰士血液裏發酵。

回望亭子山，

清楚的立在背後，

爬過幾列稻田，

已接近敵人的前哨，

散開，摸上去！

白刀對白刀，

血肉拚血肉，

屍體築成堡壘，

鮮血灑成了瀑布，

餓狼的怪叫，

醒獅的怒吼，

侵略的黑潮

淹不息抗爭的火流！

民族戰士的鮮血

染紅了亭子山的山石，

綠草，和戰士的征衣。

我們不悲悼這慘酷的戰鬪，

在這裏會展放出

神聖的民族自由解放的鮮花。

# 紅髮姑娘

打槍，突擊，——冒着風寒雨雪；  
集會，散開，——戴過黎明的星火。

當秋風從馬廻嶺上

夕陽慘淡的照上板門，

血腥的風吹過林梢，

五個日本兵臥着鮮血

濺滿樟樹幹的年青姑娘，

拍手，吐一陣驕傲的快笑。

紅髮姑娘——死者的乳名，

她生一頭亞麻色的長髮，

左頰有兩顆紅斑痣，

身體像一棵堅挺的樹幹。

從來沒有人給她提起婆家，

她也誓死伴同衰寡的母親

耕息在紅山石下的稻田。

六年前她曾幹過「神祕」的工作，

參加勇敢的革命的戰陣，

懷着異樣的想望

馳上深山裏的茅屋。

看竹林山色格外美麗，

捲來敵人鐵蹄的聲浪，

她一面把糧米，老母送進深山，

一面擦亮自己玲巧的武器。

在那天太陽當頂的時分，

她親見兩個強盜走近她的板門。

待他倆浪當的擁進，

拍——一個手勢倒下一個，

拍，……另一個壓住前者的屍體，

腦漿濺上皇軍的呢軍衣。

(嘿嘿：誰來悼祭這異鄉的苦鬼？)

她從容地挾起兩隻槍彈，

她也誓死伴同衰寡的母親

耕息在紅山石下的稻田。

六年前她曾幹過「神祕」的工作，

參加勇敢的革命的戰陣，

懷着異樣的想望

馳上深山裏的茅屋。

看竹林山色格外美麗，

雀鳥也歌頌她的勝利。

最後五隻槍向她齊放，

『中華民國萬歲！』——

她高呼，笑望着山前的田畦。

半山坡射來一陣彈雨，  
西風吹來呢喃的呼嘯，  
她用石壁當做掩體，

舉起敵人的槍彈還擊。

一線彈煙穿過小樹，

前面的矮影倒進草叢。

待到彈丸將盡的時候，

她才被圍攻的敵兵生擒，

癡望住她繽紛的紅髮，

驚疑是神女降臨凡地。

在山下發現伙伴的屍體

忿怒的縛她在樟樹上。

她一陣狂呼，一陣怒罵，

聲聲是打倒日本帝國主義。

敵人要割掉她的舌頭，

三個人卻拔不開她的牙齒。

# 祖國的頌歌

——紀念抗戰二週年——

那值得歌頌的夜呵！  
祖國甦醒了，

她穿上自衛的鎧甲，

沉默的走進戰場。

自從那一夜，

那應該詛咒的夜呵！

田園被姦污了，

華北的穀稷阨畔

瀰漫了侵略者的炮煙。

自從那一夜，

我永生不忘的夜呵！

我含着難以解說的淚水，

離開燈火星天的上海，

參加了爭生存的行列。

浦東的夜戰，

閔行江上的吼聲，

是多麼叫人興奮呵！

七七

蘆溝橋

你劃時代的日子！

兩年了

你偉大的名字！

苦難磨練了中國，

烽火在草原上狂燒，

憤恨由人心裏跳躍。

寫成美麗的詩篇；

鮮血

鑄成不朽的史事。

自從那一夜，